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WHY ARENDT MATTERS

#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国]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 WHY ARENDT MATTERS

##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国]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美)扬—布鲁尔(Young-Bruehl, E.)著;刘北成,刘小鸥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 Why Arendt Matters

ISBN 978-7-5447-0526-4

I. 阿… II. ①扬… ②刘… ③刘… III. 阿伦特, H. (1906~1975) — 思想评论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0982号

---

Why Arendt Matters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Copyright © 2006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039 号

---

书 名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著 者 [美国]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译 者 刘北成 刘小鸥

责任编辑 黄 颖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6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26-4

定 价 25.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 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经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 译者的话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20世纪西方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在思想谱系上,她的思想很难归类,于是就有了许多标签。在我看来,也可以称她为“黑暗时代”的思考者。作为德国犹太人流亡者,在她的后半生,“黑暗时代”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但她怀着知识女性的骄傲,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爱”,致力于驱散黑暗的斗争。她分析“黑暗时代”的起源,纪念“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走出“黑暗时代”的建议与忠告,警惕任何遮蔽公共领域的阴霾。阿伦特基本上是学院人,但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画廊里肯定会有她的身影。若再加上一个“女性”的冠词,她更是当仁不让地与波伏瓦、桑塔格等享有卓尔不群的位置。

提起汉娜·阿伦特,中文学界有自己的记忆。仅就中国大陆而言,她的名字最初是在海德格尔的光环下浮现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的鼻祖而炙手可热,但是,海德格尔的肖像似乎与他的哲学一样是灰色的,尤其是他那遮遮掩掩、难以启齿的纳粹经历。不过,他与阿伦特的师生恋却是晦暗中的一抹玫瑰色。由此,一个不顾世俗的哲学系小女生的形象跳进人们的想象。此后,关

于艾希曼审判争论的介绍,把花絮中的阿伦特变成了公共领域的阿伦特。不顾世俗依然是她的招牌特征,只是附丽于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上。

在一段时间里,中文读者是通过转述接触阿伦特思想的。从她的主要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标题,不难想见当年的禁忌。有意思的是,在台湾地区,该书的中译本也迟至1995年才问世。近两年,阿伦特的其他主要著作和多种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用阿伦特的表述方式说,中文读者能够在精神/想象中与已故的阿伦特进行直接的思想对话了。研究生中开始有人以阿伦特为论文选题。2006年,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一个话题,在中国也掀起小小波澜。将来中国的思想史上,或许会把阿伦特著作的接受史引为一个时代变迁的例证。

在影像时代,性别,甚而容貌和做派,使得阿伦特这个名字带有某种塞壬般的诱惑。但是,阿伦特的一些作品却让人面对的是一个无关性别的严肃学者。阿伦特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的弟子,对古希腊哲学颇有造诣。她的政治哲学独树一帜,甚至在概念的界定与运用上也与众不同。德国哲学式的“晦涩”会激起人们探究的兴趣,也会令更多的读者却步。因此,研究和阐释的作品成为接近和理解阿伦特的一个辅助方式。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通俗化的导读。

本书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曾是阿伦特的研究生,也是阿伦特晚年最亲近的人之一。她在本科时就读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被在那里任教的阿伦特的思想和风度所吸引。在阿伦特的指导下,她于197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年后,阿伦特去世。正是由于她与阿伦特的亲密关系,受阿伦特的几位老友之托,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着手撰写了阿伦特的传记《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1982年出版)。这部厚达五百六十多页、附有多张照片的著作,成为最权威的阿

伦特传记。

读者面前的这本《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出版于2006年,也是阿伦特百年诞辰的纪念之作。扬一布鲁尔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过去时态,而是现在时态。显然,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思想庙堂里给阿伦特找一个供奉的位置,而且是为了让阿伦特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因此,本书在逐一介绍阿伦特的主要著作之后,都试图就当代重大问题,在想象中与阿伦特进行对话,阐发其思想的当下意义。下面试举两例。

扬一布鲁尔强调阿伦特研究方法上对原创性的追求:反对把人类历史的所有经验都归入原有的理论范畴或视为历史的重演,而是提倡发现新事物、新特点、新因素,提出新理论、新概念。她的极权主义研究、平庸的恶的概念等等,都是她身体力行的示范。扬一布鲁尔沿着阿伦特的思路,质疑9·11后美国官方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界定。

在解读《人的条件》一书时,扬一布鲁尔发掘了其中有关宽恕的论述。传统上,宽恕属于道德领域,阿伦特则赋予宽恕以政治意涵,强调宽恕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扬一布鲁尔认为,阿伦特的宽恕观念具有预见性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政治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解”就体现了阿伦特的宽恕观念。南非等地的经验表明,极端的年代过去后,在正视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是社会重建的一个重要政治构成因素。

当然,扬一布鲁尔在书中对阿伦特的推崇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鉴于她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

再回到扬一布鲁尔提出的问题“阿伦特为什么重要”。阿伦特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她的观点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议。她的著作刚刚登陆中国不久,就已毁誉不一。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阿伦特的著

述激发了人们更深入的思考。阿伦特在《精神生活》中提倡以“扩展的精神”(扩大的心灵)来面对和包容不同的视角和思想。我们是否也应以一种“扩展的精神”来对待阿伦特,把她加入我们思想对话的QQ群?

读者有选择的自由。

刘北成

2008年6月15日

# 目 录

主编序 1

译者的话 1

导言 1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起源》与21世纪 23

第二章 《人的条件》与行动的重要性 54

第三章 思考《精神生活》 110

阿伦特著作目录 148

索引 151

## 导 言

“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正是这个强音使汉娜·阿伦特广为人知。作为一位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到1975年去世前,阿伦特已写下十几部极具分量的著作,其中不乏政治分析的典范;去世之后,她成为数以百计的书籍和论文的论述对象。但是只有这个短语使她长存于时尚话语中。就其本身而言,甚至就是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副标题里,这一措辞充满暗示与恶兆,然而,不加以阐释的话,它就一无所指。

人们怎样利用它呢?每当发生骇人听闻、难以理解的大规模犯罪时,“平庸的恶”总会出现,或是在晨报上,或是在电视专家的口中。最近,《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封面是1961年受审的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希曼和正在受审的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标题是“从平庸到胆大妄为”。在相关的封面故事中,阿伦特的这个短语被恭敬地当作预言来引用,但其原意却被彻底误解。

在日常用语中,抽象名词“恶”,一如“善”,不需要任何形容词来修饰。那么当与“恶”结合时,“平庸”究竟意味着什么?肤浅、平凡、迟钝、琐碎——难道这些不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品质,而是恶所具有的特性?

要想明白汉娜·阿伦特所说“平庸的恶”的含义,需要对伊曼努尔·康德略知一二。这位启蒙运动的贤哲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城市柯尼斯堡(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它原属东普鲁士,现属俄罗斯,阿伦特于1906年出生在那儿<sup>①</sup>,直到上大学时才离开。对康德而言,“恶”这一抽象名词有时候的确需要一个形容词:根本的。根本恶(radical evil)是这样一种恶,在康德看来,它“根源于”一种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人的邪恶心肠。康德认为,根本邪恶非同寻常,并且迥异于由于无知或出于善意而造成的失误。阿伦特在早期著作中采取了康德的这一说法,那时,她正试图思考被她称作“死亡工厂”的纳粹集中营。她觉得这样一种发明只可能出自于一种作恶的意图,为了达到某种常理之外的目的。这种特别设计的工厂蓄意灭绝人性、把人化为灰烬,它不可能是服务于任何理性的战争努力或经济计划。

在参加了1961年的耶路撒冷审判,并且见到艾希曼本人说着他怪异<sup>2</sup>的德国官方话语之后,阿伦特断定,他是个肤浅的人,缺乏独立的责任感,完完全全地服从于那个彻头彻尾平庸的社会,他的全部动力仅仅源于渴望在纳粹层级中得到升职。关键在于,他是“无思的”<sup>②</sup>,阿伦特用这个词指的不是粗心,而是指没有共通意识<sup>③</sup>,或没有思考能力。他可以背诵道德准则,甚至可以在被问及时背诵康德著名的绝对律令:若不愿意把一个准则应用于所有的人,就不得遵循这一准则。然而艾希曼不会自问,也不会去思考一个被阿伦特视为对道德经验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是否还能够容忍我自己?”她认为这个问题(这一点发人深思)与是否遵循准则毫无关系。

① 有关研究大多认为阿伦特生于德国的林登市(今天汉诺威的一部分),后随父母移居柯尼斯堡。——译注

② 原文 thoughtless 是阿伦特思想的一个重要术语。根据语境,分别译为无思、毫无思想、不假思索。——译注

③ 原文 common sense,阿伦特使用的是该词的康德用法,见本书第三章。——译注



在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中,阿伦特没有分析他如何成为一个无思之人,也没有对一般道德经验进行反思,而是根据艾希曼的证词确定了艾希曼停止思索、随波逐流的关键性时刻:党卫队情报部门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下达命令四周之后。海德里希在1941年7月31日通知他: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消灭犹太人——成为官方政策。在此后四周里,艾希曼有机会目睹了波兰最早的令人发指的杀人作业,他最初是感到厌恶。但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他想当然地认为,运送犹太人,让他们以那种曾令他深感厌恶的方式死去,乃是他的职责。正如阿伦特评论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个普通人用多少时间来克服他内心对犯罪的厌恶,当他做到这一点时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sup>3</sup> 不错,他有良知,他的良知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运行了四个星期,随后开始反其道运行。”<sup>①</sup>

按照阿伦特的重构,艾希曼之所以成为官方政策的有效执行者,有两大关键性因素:其一,他接受了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特别鼓吹的观念,即大规模杀人乃是一种英雄的任务,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对元首的忠诚,并且能够忍耐身为行刑人的痛苦;其二,在他逐渐习惯于看到身边被死尸环绕时,他采取了(如艾希曼自己描述的)“另一种个人态度”:“我们已经不在乎自己今天还是明天死去。”<sup>②</sup>经过(按照流行的观点)对英雄行为重新定义,再加上逐渐对人的性命视若草芥,艾希曼为遵循他新的良知做好了准备。阿伦特虽然假定他“内心厌恶犯罪”,但是她在报告中却未曾探讨,一般人是天生具有恶的本能,还是在生命早期被塑造出邪恶倾向的?这恶是根本性的,还是不假思索的?她此时显然还远离心理探究的方法——但在十五年后,当她在最后一部著作《精神生活》中回过头来重新考虑艾希曼时,她采用了某种哲学心理学方法来分析这一案例。

①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第93和95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

阿伦特以“平庸的恶”这一说法试图概括的是这样一种罪恶：它出自于像艾希曼这样的人所固有的停止思考的特殊能力，这种人的无思又因周围所有的人都毫无异议地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及其千年帝国的辉煌展望而得以加强。但是，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使用“无思”这一术语，她的判断获得了更大的共鸣。当她在《人的条件》(1958)一书中讨论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时，她给这个术语下了一个定义：“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sup>①</sup>

如果我们不再把“平庸的恶”当作一个口号，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思想的催化剂、一个透视镜片来展开、探讨和使用，那时候，它就会变得更有意思，也更具挑战性——它意味无穷。如果把它当作汉娜·阿伦特全部作品的向导，它会带你深入她思想的核心、她执著的关注、她终生反复思考的那些重要思想。正是由于这些观念以及她在如何应用这些观念上提供的榜样，阿伦特现在对于我们这些思考和行动着的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公民，十分重要。

正是阿伦特提供了这样的观点：20世纪中期这个世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罪犯，他们是不计后果的官僚，犯罪国家的代理人，他们不关心这世界，或者与之疏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便地废弃这个世界。人们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索才能够不卷入这种平庸大众及其不假思索的恶的行为在整个社会表层弥散的潮流。正如她在艾希曼报告中写的：“在第三帝国的环境下，只能期待‘例外’做出‘正常’反应，这一简单的事实真相给(以色列)法官造成了一个困境，他们既无法破解，又无法躲避。”<sup>②</sup>

然而，阿伦特不相信有某一种类型的人能够抵御平庸的恶的黑暗侵

---

① 《人的条件》，“前言”，第6页。

②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第27页。